

清明时节念亲恩

文/何百源

在我家书房显著位置,摆放着父亲母亲的“合照”。说起这张合照,还真有点故事。

我父亲出生于1902年,活到84岁;母亲生于1909年,活到94岁。他们相濡以沫相守一辈子,但竟然没有拍过一张合影!

在母亲去世后,为了纪念他俩,我想办法弄了一张“合影”。我于1982年从云南回里水探亲时,集合全家人去里水唯一一家影相铺拍了一张黑白全家福,父亲端坐在中间,头部只有一颗扁豆大,我将它放大到5R那么大。这张照片是父亲存世的唯一照片。而母亲晚年时条件好多了,留下了许多彩照。我选用了一张她92岁时照的。照片上,她双目有神,显示出对生活充满期盼。我用这样的办法拼接出来的合影作为永久的纪念。

我父亲16岁时便告别家庭,去广州大冲口协同和机器厂打工。我母亲是大冲口人,在缫丝厂当缫丝工。两家厂的后门是

相通的,都安着很大的立式烧水锅炉。我曾问他们,当初你们是怎样认识的?母亲笑而不答,父亲则说:合眼缘,不就搭上话了嘛!他们是当年少有的“自由恋爱”。结婚次年就生下我大哥,后来又生下我的两个姐姐。

1937年日寇侵华。后来广州沦陷。厂里发不出工资,一家五口没了生计,为此只好逃难回里水,投靠经营一家小型木铺的我爷爷。1941年年底,母亲生下我。

父亲是个性格内向的人。在我印象中,他的“常态”是对着一张铺开的图纸出神,一动不动像一尊雕塑,那是我们都看不懂的机器木模图纸。父亲小时候只上过几个月“卜卜斋”(旧式书塾),但他日后总是很用功自学,不但技术上获得了八级木模工的职称,更使我感到吃惊的是,他床头放着一本线装医学书《金匱要略》。里面全是竖排的繁体字,我虽有大学文化水平,但也看不懂。印象中父母亲极少

看医生,他们及年幼的子女身体有不适,都是自己看书寻药解决,可见父亲“学以致用”。

自从回到里水,母亲便不再打工,专门打理家务和带孩子。父亲收入少,子女多,加上祖母也由父亲抚养,生活的拮据是可想而知。于是母亲携带着祖母和我妹妹,去到顺德一农村务农。

我长大了,读到高中毕业。那时候父亲在盐步南海第一通用机械厂当木模工。学校老师组织毕业班全体同学参加高考,考场设在佛山一中。开考前一天,老师带着我们去。当时交通是这样的:由石门中学步行一个多小时到三眼桥车站,搭火车去。说来真是巧,在我们排着队走在去三眼桥的路上,碰到正从盐步去黄岐的父亲(他去黄岐搭船回里水)。他问我这是去哪里?我告诉了他。他想了想,从手腕上摘下他一直戴着的一块表交给我:用心考,考上了家里无论多难都供你上大学!我们

家几代人没出过大学生呀!

那一年是1961年,许多高校招生数量锐减,石门中学作为地区重点中学,考取率也很低。但是,我考上了!

都说父母是孩子人生的第一任教师,我对此深有体会,我从父母身上学到了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父亲的生活简单极了,他不吸烟、不饮酒、不上茶楼,有空就钻研他的图纸,攻克一个个难题。

而母亲一生辛劳,知足常乐,和谁都相处得来。我写过一篇记叙文《天黑了,母亲背着一座山回家》,这是她在顺德务农时,我去看望她时亲眼所见。日暮黄昏,她背着一天劳动所得——剥下来的几大捆甘蔗叶回家。甘蔗叶是那时候煮饭烧水的唯一燃料。街坊婶姆都称赞她善良、肯吃苦。

又是一年清明节,父亲、母亲,我们会走好人生每一步,以告慰您两老在天之灵!

(作者系中国二级作家)

春风仍在 轮回里继续

诗/郭杰广

春风从西樵的经卷,脱身
翻山越岭,摆开棋局
这些原稿纸一样的田垄
早已出租给春天
黄昏时分。有人点灯
仿佛大地的橘子一一剥开
落日,慢慢滑入江水
一首长诗的标点符号
春风,仍在轮回里继续
远处,水鸟从绝句抽身而出
风扯着月光的绒毛
将盛大黑夜,引向遥远的苍茫
暮色四合,风波远遁
谁突然抱住摇晃的渔火
像一个人
静静地献给命运的长吻
(作者系佛山市作协副秘书长)

细雨, 下着一场心事

诗/李剑平

纷纷的细雨 很轻
却如天空抛下的细针
扎痛了一个节气
清明 开始隐隐作疼

这时候 我点开了
一个云拜祭的网页平台
徐徐地 我的思绪
开始被窗外的雨打湿
虔诚和敬仰 链接
逐渐遥远的时空 怀想
逝去的先辈的背影

请让我献上一束鲜花
拜祭疫情下的沉痛
倒下的逆行者们
正在精神品质的深处复活
和灵魂悄悄对话
动情的草木 心怀感恩
滴落了盈眶的热泪

清明的细雨 纷纷地
下着这一帘的心事
然而 阳光终究还要来临
将以无数花朵的方式
把一些朴素的告慰
绽放于 摇曳春风的枝头
(作者系广东省作协会员)

清明草木香

文/罗捷媚

清明节是二十四节气中最重要的节日之一,融合了“节气”与“节俗”的综合节日。清明时值四月初,南国百草蓬勃,佳木秀而繁阴,清明节的许多习俗就和草木有了联系。

清明插柳。清明插柳一说是为了纪念“教民稼穡”的农事祖师神农氏。“无心插柳柳成荫”,柳树的生命力极其顽强,插土就活,柳树很快生根发芽,成为青青小树。由此,清明成为佑护新生的节日,具有了生机勃勃的气息。另一说法是,清明节插柳有辟邪之功用。受佛教的影响,人们认为柳可却鬼,而称之为“鬼怖木”,观世音以柳枝沾水济度众生。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里说:“取柳枝著户上,百鬼不入家。”在清明,值此柳条发芽时节,人们可插柳戴柳以辟邪。在我们岭南地区,就有着清明前三后四插柳的习俗。

每年清明前,姑娘们臂弯里挽个竹篮,在家门前、山坡上,贴着《诗经》“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的诗意摘嫩艾芽。艾采回来,又是一阵忙碌。整理干净摘去老叶和根蒂,用清水反复洗涤干净,将艾草焯水后,沥干水分,在石臼里捣碎,和上糯米粉,反复揉搓成米团。再用米团子包上或甜或咸的馅,甜馅是炒花生芝麻拌上片糖粉或者豆沙,咸馅为萝卜丝、粉丝、豆角、苦瓜和肉

末合炒而成。包好放到蒸锅里用猛火蒸十分钟即可,揭开锅盖,艾草的清香直往鼻子里钻,让人口水直吞。蒸熟的艾糍保持着艾草的青色,又有着糯米的糯软,咬上一口,一不留神鲜美的馅料就会淌到身上,俗世气息,青草的芬芳就都落在其中了。

清明蒸五彩糯米饭。浸泡五色米的汁水全部用纯天然的植物萃取,黑色用焗枫叶的茎叶放在白中捣烂,浸泡一天一夜,把叶渣捞出滤净,即可用来泡米;黄色是用黄栀子的果实捣烂放在水里浸泡萃取;紫色和红色都是用一种叫红蓝草的植物萃取,红蓝草有两种,叶片稍长的泡出来是紫色的,叶片较圆泡出来是鲜红色。取浸泡好的五色米放入蒸笼中蒸约一个钟,便可蒸出黑、红、黄、紫、白(糯米本色)五色糯米饭了。揭开蒸盖,几种草木的香味袅袅娜娜飘逸而出,弥漫整个灶房。

艾糍、五彩糯米饭、猪婆菜包、艾草饭……各种鲜艳的颜色、草木奇异的香味相配合的食物,清明节之际供上食桌。人们通常选择最好的用来做祭品。

“南国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欧阳修的《阮郎归·南国春半踏青时》,让清明节的草木多了更多的诗意,更纯的香味。

(作者系南海区作协会员)

清明时节乡愁浓

文/林友侨

清明近了,乡愁浓了。

在我的家乡粤东,清明是拜山祭祖的“特日”,具有唯一性。清明节的任务就是扫墓(俗称“过纸”),不做别的;别的节日也不能扫墓。不像国内一些地方,有在农历过年或十月初一上坟的,有在中元节或重阳节扫墓的。我的家乡,每个传统节日都有自己的“使命”:春节守岁,端午驱邪,鬼节祭孤(祭拜孤魂),中秋孝亲,冬至添岁,清明扫墓……

在我的家族,清明扫墓会分成三步走,大致用三天时间,完成近、中、远三个层面祖坟的拜祭:清明的前两天,各家各户自扫门前雪,把属于自己小家的山坟扫了。清明前一天,祭拜“中坟”,包括我的曾祖父、曾祖母,他们生了八个儿子,后辈众多;我的爷爷奶奶,也传下了七个儿子,儿孙、曾孙、曾曾孙过百,都安排在这一天前往“过纸”。清明的当天,雷打不动用于集体祭拜“三房公墟”,他们是我们林氏置村始祖的第三子、媳,生活在清朝嘉庆年间,至今200余年,在本村的后代就有400余人。

“三房公”的祖辈、父辈的祖坟,乃至全县同姓同宗的祖

坟,都葬得比较远,比较分散,传下的后人,则需要按人丁收款,然后选择吉日,各支各房派出代表,统一购置香锭纸烛,相约前往祭拜。这样的祭礼,往往成了同姓、同宗一年一度的盛会,有的还在贤明宗亲、成功人士的倡导下,借此人齐之机,募捐成立基金会,集资建祠堂,修族谱,架桥铺路,倡导孝德、向善、勤学、有为,开展敬老、助学、扶贫、救危活动。这样的宗族活动,往往有利于团结宗亲,凝聚力量,扶弱济难,促进和谐,对社会进步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家国”“国家”,“家”是“国”的一份子,“国”是千千万万个“家”,姓氏、宗族则是“家”与“家”的纽带,它上溯千秋,下传万代,如江河浩荡,汇集成华夏民族的汪洋大海。

我们于清明时节扫墓祭祖,就是为了致敬先人,寻根溯源,追思怀远,寄托乡愁。漫山的瓜果,遍野的花草,泊泊的春水,又将浓浓的乡愁,化作了桃红柳绿,勃勃生机。伴着踏青的脚步,一代一代的人,跪在祖先坟前,诉着,泪着,承继血脉,顽强前行,生生不息……

(作者系广东省作协会员)